

访谈

运城每一处古迹，都是了解华夏文明的窗口

——访知名历史学者纪连海

□记者 薛丽娟 杨颖琦

在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，运城，这座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，正以全新的姿态吸引着八方来客。4月13日、14日，“文脉寻根·书香运城——纪连海邀您在行走中翻阅运城”活动举行。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之一、知名历史学者纪连海再次踏上运城这片土地。

从运城博物馆、池神庙再到解州关帝祖庙，纪连海通过走读式解读、讲座式对话、直播间全民共读的多维形式，对运城厚重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度解码，展开一场深度的文旅体验之旅。14日，纪连海先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，为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运城。

尽管此前来过运城很多次，但每一次都给纪连海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次两天的走读之旅，纪连海与镜头外的观众一起，边走、边听、边讲，以独特视角解读运城历史文化。

“走进运城博物馆，就仿佛打开了一部立体的历史巨著。”谈及此次运城之行，纪连海兴致勃勃。运城博物馆给他带来了诸多惊喜，尤其是只有200克的世纪曙猿化石与我们人类起源之间的反差萌，让他印象深刻。在他看来，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，更是拉近大众与古老历史距离的桥梁，让人们能以一种轻松有趣的方式触摸到人类起源的奥秘。

对于此次采用的走读式研学与讲座式对话相结合的模式，纪连海给予了高度评价。“我们常说‘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’，这两种模式在我们的学习成长中都是必不可少、相辅相成的。”他以关帝庙为例，“我们在教科书中讲关羽，还只是抽象的、平面的文字和知识；但当我们置



▲纪连海先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

记者 朱超逸丁 摄

身关庙之祖——解州关帝祖庙，看到历史留下的建筑、碑刻等文物，那些文字和知识就‘活’了起来，我们仿佛能穿越时空与关羽对话，产生强烈的共情。这种行走中的讲学，能让文化真正‘活’起来，深入人心。”

此次活动搭建了一个文化体验新平台，通过“以读促行、以行促悟”，让运城的历史文脉在沉浸式阅读中得以活态传承。

当被问到推荐大家来运城的理由时，纪连海先生笑着脱口而出：“来运城还需要理由吗？来运城其实真的不需要理由。”他如数家珍地谈起，运城开创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诸多第一，这

里是灵长类祖先世纪曙猿诞生地，还有距今243万年前西侯度燃起的人类第一把火，在此开启人类文明曙光；忠义千秋的关羽从这里走出，其精神影响全球；中国最早的地图学家裴秀、史学巨擘司马光等也都诞生于这片土地。

他还特别提到，运城博物馆文物丰富度，远超许多地级市甚至部分省级博物馆。“不论是博物馆，还是池神庙、解州关帝祖庙，都是一生必来的打卡地。尤其是关帝祖庙，一生来一次远远不够，我就来过好多次。”他笑着说，运城的每一处古迹、每一件文物，都是历史的馈赠，是人们了解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窗口。

运城的烟火气同样令纪连海念念不忘。

忘。谈起当天早上去中心城区东湖早市寻找心仪已久的馍夹菜的趣事，他笑着说，刚开始并没找到，他们品尝了其他特色美食，收获了很多惊喜，结果最后发现了馍夹菜，还是特意打包带了回来。

还有“四菜一汤一饼”，作为运城美食文化的代表，丰富的碳水组合，满足的不仅是味蕾，更是对当地饮食传统的深度体验。“品尝这些美食，就像是在品味运城的历史，每一口都饱含着岁月的味道。”他说。

面对当下文旅发展如何将“流量”转化为“留量”的问题，纪连海也分享了独到见解。他认为，每一位到访者都是运城文化的传播者。以盐湖006号灯杆为例，摄影师不经意的一个举动，偶然分享的绝佳拍照点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。来打卡的人，会先到那儿，再等待最美的拍照时机黄昏。沉醉盐湖美景，领略池神庙人文，感受人间烟火气，这样“流量”便不由自主地变成了“留量”。

运城有丰富的宝藏，历史文脉厚重，他希望有更多人来到运城，发现这里的美、留住这里的美，全民参与挖掘，通过不同渠道传播出去，“游客留下来，文旅产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”。

未来，纪连海还期待再次来到运城，体验这里浓浓的年味文化，并前往他还没来得及去的永济、夏县、垣曲、芮城等地，看看风陵渡、世纪曙猿发现地等，“很多地方都值得去看看，静下心来，‘下’马观花”。

两天的活动圆满落下帷幕，这种以线上线下融合传播拓展文旅发展的新路径，为运城文化IP提供了“阅读赋能文旅”的创新范式。此次活动中，纪连海用自己的亲身感受，为运城文旅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思考。

从古籍中的关公形象看民族交融

□王爽

关羽，字云长，河东郡解州（今山西运城盐湖区解州镇）人，东汉末年名将。由其故事凝练而来的关公忠义文化，历经千年而不衰，已经成为增强全球华人情感认同、文化认同、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。隋开皇九年（589年），第一座关帝庙在关公故里——解州落成，佛、道也先后开始供奉关公，关公崇拜由此勃兴。元代起，关公逐渐成为汉、蒙古、满、藏等民族共同崇拜的偶像。

从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中的神勇猛将，到藏文《汉地佛教史》中的护法战神，再到满文《满洲实录》中的萨满守护神，古籍文献中的关公形象变迁，深刻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融合历程。中华文化的包容性，使关公精神突破地域界限，成为连缀汉藏蒙满各民族的精神纽带，见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永恒魅力。

汉文典籍：
从史传书写到信仰制度化

正史奠基与文学神化。陈寿《三

国志·关羽传》以“刺颜良于万众”奠定关公“万人敌”基调，而元代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通过“青龙刀八十二斤”与“赤兔胭脂马”的符号定型，完成从史实到文学图腾的转译。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以“桃园结义”“秉烛读《春秋》”等情节注入忠义伦理，毛宗岗评本更直言其“绝伦超群”，凸显文学对历史真实的超越性。

国家祀典的规范化。清代乾隆朝通过《清实录》规范关帝庙香灰取用制度，实现仪式标准化。雍正十年，清宫铸造“铜镀金关帝像六十尊”分赐喀尔喀蒙古，底座四体铭文“护国佑民”，体现国家以信仰符号整合边疆的治理策略。乾隆五十七年，福康安建拉萨磨盘山关帝庙，藏语称“格萨拉康”，内供关帝、格萨尔与白哈尔神，汉藏铭文“仰赖威灵”与“平息刀兵”的差异化表述，揭示军事与宗教场域的文化互嵌。

藏文文献：
战神谱系重构与汉藏互鉴

护法神再造。1792年，福康安入藏抗廓尔喀，借札什城关帝庙祈胜，战后扩建磨盘山关帝庙并命名为“格萨拉

康”（格萨尔神殿），以藏传佛教“战神”谱系吸纳汉地信仰。三世章嘉活佛撰《关老爷祈供法》，称关羽为“真日杰布”（云长王），赋予其“统领天下战神”地位，与多闻天王并列为“汉藏共尊护法”。

边疆治理的仪式整合。驻藏大臣和琳颁布《卫藏神祇祭祀规制》，将关帝祭祀纳入藏历五月十三日三大寺法会。此举以“因俗而治”策略将汉地战神信仰嵌入藏传佛教仪轨，形成跨文化共识。

满蒙文献：
萨满传统与边疆治理的双重驱动

满族萨满符号转译。努尔哈赤时期，赫图阿拉城皇子祭天“设关羽神位，萨满诵辞以赤牲献祭”，乾隆朝《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》进一步将关羽称为“战神玛法”，其“面如重枣”特征与萨满火神崇拜结合，赤马牺牲仪式则强化军事守护功能。

蒙古史诗的生态叙事。17世纪，蒙古《黄金史纲》将成吉思汗与关公并称“苍天圣者”，鄂尔多斯史诗《格斯尔传》则称其为“固旺·钦王”，赋予其降服沙化妖魔、催生清泉牧草的神力，将忠义

精神转化为草原生态守护叙事。

边疆碑刻与方志：
多民族共建的共同体实证

碑刻中的族群协作。云南丽江关帝庙乾隆四十年《永护边陲碑》以汉、藏、纳西三语铭刻，记载汉商李日芳、藏僧噶玛巴与纳西土司木睿共捐银八百两重修大殿，《乾隆丽江府志》佐证“汉番土民合力襄赞”，体现多族群通过“捐资-祭祀”实践构建地方共同体。

商贸伦理的信仰监督。归化城至恰克图商路“蒙汉商人必赴关帝庙歃血为誓”，道光二十三年晋商契约写明“立约人于关帝像前发誓：茶货不掺沙土”，关公信仰超越宗教范畴，成为跨族际商业伦理的“神圣见证”。

关公形象的千年演变史，本质上是中华文化“和而不同”理念的具象化表达，是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进程的微观映射。古籍文献中的关公，恰似一座流动的文化桥梁，让汉地的儒家伦理、藏地的战神信仰、满蒙的萨满传统在碰撞中互鉴，在实践中融合，最终铸成中华民族“多元一体”的精神丰碑。